

SHI JIE WEN HUA MING REN WEN KU JING XUAN XI LIE

世界文化名人文库精选系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里尔克散文随笔集

上帝
的
故
事

叶廷芳
李永平 编

世界文化名人文库精选系列

上帝的故事

——里尔克散文随笔集

叶廷芳 李永平 编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帝的故事：里尔克散文随笔集/叶廷芳，李永平编.
- 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2000.1
(世界文化名人文库)
ISBN 7-5043-3446-4

I. 上… II. ①叶… ②李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奥地利-现代 ②随笔-作品集-奥地利-现代 IV. I52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3710 号

上帝的故事——里尔克散文随笔集

编 者：	叶廷芳 李永平
责任编辑：	钟晶晶 牟国栋
责任校对：	陈丹桦
出版发行：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：	66093580 66093583 68013201
社 址：	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(邮政编码 100866)
经 销：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：	涿州市海洋印刷厂
开 本：	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字 数：	290 (千) 字
印 张：	13.625
版 次：	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：	4000 册
书 号：	ISBN 7-5043-3446-4/I·481
定 价：	22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诗人里尔克

新
平
知
学
PDG



里尔克与他的夫人克拉拉·里尔克-魏斯特霍夫 1904 年在罗马合影



里尔克雕像（克拉拉·里尔克-魏斯特霍夫 1906 年作）

中文
PDF
PDG



(左起): 安德列亚斯、恩德尔、里尔克 1897 年在沃尔夫拉兹豪森小屋的阳台上



里尔克和莎乐美与俄罗斯农民诗人特罗宇合影

《世界文化名人文库》

编 委 会



顾问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
叶廷芳 叶渭渠 乐黛云
刘 宁 朱 虹 李文俊
柳鸣九

执行编委：

宋培学 王 平 钟晶晶
李晓霖 沈楚瑾 高 骏
高子茹



超越的爱（代序）

在里尔克的后期诗歌中，对死亡的思想始终交织和渗透着对爱的意义的追问，因为一种真实的存在经验向诗人显明：“死亡深深地处于爱的本质之中。”如果说生命是生与死的统一，那么，爱作为生命的自我肯定形式，必然是为死亡所贯穿的。只要爱敞开自身，就同时带来生命与死亡。在1924年2月写的《厄洛斯》一诗中，里尔克表达了这样一种爱与死的关系：

面具！面具！灼瞎厄洛斯的眼睛。
谁能忍受他那光芒四射的脸庞，
当他打断春天演奏的序曲
就像夏至一样。

宛如聊天闲谈时气氛骤变，
变得严肃……不知什么在叫嚷，
他把难以言状的敬畏
像神庙内堂一样罩在交谈者头上。



呵，完了，呵，一下子完了！

神祇们快速拥抱。

生命转折，命运诞生，

内心中一股源泉呜咽流淌。

厄洛斯是希腊神话里的爱神，爱力巨大无比，谁也抵挡不住他“光芒四射”的爱的火焰，但死亡的到达却迅雷不及掩耳，洞穿了爱神的内心，仿佛一股泪泉在他充满爱力的内心“呜咽流淌”。在里尔克看来，自古迄今，几乎没有哪一个时代比古代希腊人更谙熟爱与死的方式：

在阿提卡墓碑上，人的姿势的审慎

没有让你们惊讶吗？那轻轻放在肩上的

难道不是爱与告别，仿佛用不同于

我们的另一种材料做成？

面对命运和死亡，古希腊人是那样的自如与坦然，他们只是彼此把手轻松地放置在对方的肩上，看似无力，毫无重量感，但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。这样冷静且自制的深沉感情，确实令我们惊讶！只有在参透了爱与死的全部奥秘后，人们才会保持这样一种“审慎”的姿势，而这种“姿势”，正如瓜尔迪尼在《论里尔克的生存释义——〈杜依诺哀歌〉之阐释》一书中所说，是“真正的‘人类姿势’”。

然而，古人把爱与死“轻轻放在肩上”的“审慎”姿势，现代人已不能企及，这种姿势，对于现代人不仅变得十分遥远与陌生，而且几乎消失殆尽。暗昧于爱与死之奥秘的

人们再也无法承受爱与死的重量。人们把死亡从爱中排斥出去，使之成为一个“无死”的乐园：

……我知道，
你们如此沉醉地触摸，是因为爱抚在继续，
因为你们温存者所覆盖的地方并没有
消失；因为你们在其中感觉到纯粹的
绵延。于是你们几乎在拥抱中
向自己允诺了永恒。……

爱者们用彼此的狂喜来“扩大自己”，沉醉于幸福的拥抱，他们以为由此就可以窥察到“纯粹的绵延”，超脱“消逝”而获享“永恒”。但这到底有多少确实性呢？一旦初次的狂喜与缠绵过去之后，爱者们是否还会相爱如故，彼此允诺“永恒”？实际上，爱者们只是在痴狂中“彼此蒙蔽着他们的命运”。他们相互抛到一起，“不再据有属于自己的本真的东西。”一切都给涂上虚假的色彩：

众多的广场，哦，巴黎的广场，无边的舞台，
那儿制帽作坊的女老板，拉莫夫人，
在缠绕在编结着人间永无止境的道路，
没有尽头的丝带，从中制作崭新的
蝴蝶结、绉边、饰花、帽徽、人造水果——，都给
涂上虚假色彩，——为了装饰
命运的廉价冬帽。

在这个掩饰命运和死亡的时代，人们何以理解爱的真正意义？在后期的一首诗中，里尔克如是问道：“何处还有一个会爱的人？”这个发问可谓振聋发聩，它是对一个失去爱的依据、尚未学会爱的时代的发问。早在1904年写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中，里尔克就已经指出现代人对“爱”的暗昧不知：

谁严肃地看，谁就感到，同对于艰难的“死”一样，对于这艰难的“爱”还没有启蒙，还没有解决，还没有什么指示与道路被认识……。

在人类的生活中，爱束缚在各种各样的“因袭的习俗”之中，人们要么把爱看作一种游戏，作为一种浅易和轻浮的生活来经历；要么就在爱来到他们身上时，把它随意地“抛掷”，使之“陷入窒闷、颠倒、紊乱的状态”。真正的爱的缺失，使人们失去了把自己向“广远”敞开的可能性。为此，里尔克认为，在这个“缺少爱”的时代，人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“学习爱”：

爱，很好：因为爱是艰难的。以人去爱人：这也许是给予我们的最艰难、最重大的事，是最后的实验与考试，是最高工作，别的工作都不过是为为此而做的准备。所以一切正在开始的青年们还不能爱；他们必须学习爱。他们必须用他们整个的生命、用一切的力量，集聚他们的寂寞、痛苦和向上的激动的心去学习爱。

爱并非那种随处可见的、可以轻易去完成的事情，它需要一个人用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力量去学习。在此，“学习”是指与某种事物的本质相一致。那么学习爱也就是与爱的本质相一致。什么是爱的本质？这是里尔克在他的后期诗歌中试图回答的问题。在他看来，只有真正认识了什么是爱，人向“整体存在”的转变才是可能的。因此，里尔克的“爱”首先具有一种存在意义，而不是心理学或伦理学的意义，他把“爱”思考为一种进入“世界性存在”的基本方式。

里尔克对爱的探讨，并不是出自于抽象的玄思，他总是从深层的生存经验出发，从对历史和现实中的那些“纯粹的爱者”的身上，来思考爱的问题。1912年，即里尔克开始写作《杜依诺哀歌》的那一年，他已经尝试去接近和理解“纯粹的爱者”：

明确地说，我并没有一扇向一般人敞开的窗户。除非他们在我内心说话，我才能接近和熟悉他们。在这几年里，我几乎只是由两种人的形象去认识一般人的，因为在这两种人身上，我可以去推断一般的人性。我说的这两种人，一是那些在青春妙龄就死去了的人，一是那些无条件地、纯粹地、永无穷尽地去爱的女人。他们向我吐露着人性的奥秘，并在弥漫的宁静中，为我敞开倾听的空间。这两种人的形象纠缠交织在我心里，使我无法解脱。

我们知道，里尔克在创作《杜依诺哀歌》之前，已阅读

过意大利女诗人加斯帕拉·斯坦帕的十四行诗和葡萄牙修女玛莉安娜·阿尔珂芙拉多的情书。在这些文献和作品中，里尔克为她们的恋爱悲剧深深感动。从这两个人身上，他看到了那些不顾一切去爱的女人的形象。她们的爱不再依赖于被爱的对象对待她们的方式，只是在爱中履行一切，忍受一切。虽然她们在失恋和被抛弃时苦苦哀求，甚至贬低和轻贱自己，但她们的灵魂却在孤独的“献身”中，超越一切卑下琐屑的东西，进入崇高的境界。在这里，不再有爱的对象，只有爱在飞翔与歌唱。在《布里格随笔》中，里尔克是这样来评价斯坦帕和阿尔珂芙拉多的：

爱与悲哀不断加深，在无限痛苦与重压的折磨之下，她们只有变成忍耐性极强的“爱的女人”，不断呼唤着男人，终于克服了他们。一旦男人离去，不再回来，她们就可以超越他，而独自攀上最高处。加斯帕拉·斯坦帕与葡萄牙著名的修女就是如此。这两位特异的女性，以她们的耐心将苦恼转变为严肃深沉、坚冰般的美，其清澈已非俗人之手所能触及。

但那些爱的女人往往是默默无闻、不为人知的，她们不像英雄那样活在人们中间，寂寞永远是她们的命运。因此，她们需要不断地受到歌唱与赞美：

但如果你渴望，就去歌唱爱者吧；她们
可赞美的感情还远未达到不朽。

那些被离弃者，几乎使你嫉妒，你发现
她们比称心如意者爱得更深。不断
重新开始那不可企及的颂扬吧。

以上两个“纯粹爱者”的形象都被里尔克化入了他的诗歌之中，构成其爱之沉思的一部分。例如在《杜依诺哀歌》第一首中，加斯帕拉·斯坦帕被诗人称之为“爱者的崇高典范”。

正是这些“纯粹爱者”让里尔克相信，在天地间存在一个“纯粹的”和“无条件的”爱。于是，他提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观点：爱是无对象的。他这样表述说：“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你，爱都应当是‘无我’的。每个人对他者都不再是‘对象’。爱应当是自由，也就是说，爱是走向‘敞开’的行为。”这一观点并非容易理解。按常规看来，爱总是表现为关系，就像意识必须有意识的对象一样，爱也必须有爱的对象，只有在走向对象，并与对象结合中，爱才实现自身。显然，用这样一种尺度来衡量，当然是无法理解里尔克的，因为他思考爱的一个基本意图恰在于破除爱的日常意识。

那么，“无对象爱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？里尔克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论述，他对“无对象爱”的阐释主要是在诗歌言述中完成的。但简单探讨一下里尔克对“敞开”和“对象”的理解，也许会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提出“无对象爱”的内在动机。

在里尔克那里，“敞开”与“对象”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概念。如果说“敞开”是没有界限、没有隔离的整体存在，那么“对象”则意味着一种界限和限定。在里尔克看来，

“对象”（Gegenstand）即是“对立”（Gegenüber-sein），它站在“敞开”之外，堵塞了一切通向“敞开”的道路。凡是有“对象”的地方，“敞开”就抽身远去，不再显露；而在“对象”消失的地方，“敞开”便显现出来，一切都相互吸引没有界限地融入无限广阔的空间，如同无形无蔽的风，如同“伟大的夜”——“无对象之夜”。因此，“对象”总是一个限定整体的“部分”存在。当人们在爱中设定一个“对象”时，那么爱者在“面对面”中，在“相互拥抱”中，便遮住了朝向“敞开”的视线，而无法看到存在深处那“尚未照亮”的一面：

爱者们，如果不是有对方
阻挡了视线，就会接近死亡并且惊讶……

显然，里尔克要求一种“无对象爱”，并非是把“爱”变成一个无内容的空壳，他依然关注的是“以人去爱人”，只是“爱”应当是“无我”的，每一个人都不再是“对象”，“爱”在不断超越“被爱者”中，走向“敞开”：

……现在不就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在爱中
摆脱被爱者，并且颤栗地承受着：
有如箭矢立在弓弦上，集中着欲射出的跃姿
超越它自身。因为无处可以滞留。

如果“爱是无对象的”，那么在爱中就不再有“爱者”与“被爱者”的分别，每一个人都是“爱者”。里尔克认为，

“被爱者”是消极的，他们只被燃烧，并耗尽自己的能量。相反，“爱者”却是积极的，对于他们来说，爱是一种富于创造的心灵力量，他们释放能量，同时创造能量，永远不会枯竭。这种“爱者”与“被爱者”的关系，里尔克早在《布里格随笔》中就有过十分明确的表述：“被爱是化为灰烬，爱则是永夜不熄的灯；被爱瞬即消失，爱则长久持续。”正是在此意义上，里尔克认为，“爱”比“被爱”更崇高。

实际上，对里尔克来说，真正的爱只有爱者与爱者之间的关系，在这种关系中，“结合”就不是爱的要义。因为爱并不是在“结合”中完成的，而“结合”也不能是爱的最终目的。里尔克曾这样反问道：如果是一种不明了，无所成就、不关重要的结合，那么爱将会如何呢？里尔克关于“结合”的看法，虽然与他婚姻生活不无关系，但他主要是从一种更崇高、更纯洁的意义上认识爱的：

爱对于个人是一种崇高的动力，去成熟，在自身内有所完成，去完成一个世界，是为了另一个人完成一个自身的世界，这对于他是一个巨大的，不让步的要求，把他选择出来，向广远召唤。

这是里尔克 1904 年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中说的话。在这封信中，他多次强调爱是向“广远”的召唤。这个“广远”实际就是他后期诗歌中的“敞开”。由此可以看出，里尔克关于爱的认识是一贯之的。爱的基本意义就是“超越”，正如瓜尔迪尼的评价所说：“行动不再有对象，爱是纯粹的光，承载着自己的意义于自身之内。爱不是向着什么而发